

初冬的火焰山

陈学阳



稀疏的雨水，煦暖的阳光，轮回消磨了整个秋季。322国道两翼绵延的田畴已褪去秋的影子，但一进入岐山，树木仍释放出晚秋的气场，向将临的严冬展示不屈的活力。

透亮的柏油路慢慢抛离了平畴。车窗外，渐行渐远的秋仍着一身画幅，浓浓地披在岐山的背上。初冬，半遮半掩的仁瑞寺，或露或隐的民居，像一串佛珠从山腰垂挂下来。赭黄绣错，使画幅更加和谐自然。路边的柚子隐去娇羞，像一个个丰润的女子大方地展现动人的美丽。

岐山，我曾多次游过，一直以为山之巅是仙鹤岭。可这回在樟昌坪小憩的间隙，偶听当地人讲岐山最高峰在火焰山，甚是好奇，想不到远隔万里的火焰山竟然在县内也有同名小兄弟。我们临时改变了登山线路，请来森管局的小胡作向导，向火焰山行进。

从芳冲村樟昌坪出发，经吴家湾，过油坪分路，右行3公里左右，即到岐关公路分界点长乐观景台。沿途茂松修竹，纷纷伸出热情的臂膀，拥我们入怀。晚开的下田菊，擎举着素洁雅淡白龙须似的花朵，不细看，还以为是草丛上未融的薄雪。观景台旁的长寿泉，泠泠成韵，甘冽润喉。周围的石壁刻有五个不同书体的“福”字，或方劲雄浑，或旷达俊逸。相传系开山鼻祖毛卓锡所书，寄寓深居岐山的百姓五福临门，美满幸福。伫立观景台极目远眺，四野开阔，山峦蒙蒙，似有似无，有的若隐约的孤岛，有的若提炼的弧痕，有的若淡妆的眉黛。俯视山下，深壑万丈，星罗棋布的关山村庄如清明上河图从眼底徐徐铺开。左望形若驼峰的观音山，静默偎依的三峰肩背相连，岚气缭

绕，令人沉思，漫想。观音山之北属衡阳县关市，之南属衡南县岐山，又称火焰山，海拔741.3米。不知是走错线路，还是向导的刻意安排，我们看到的观音山只是火焰山的背影。

从长乐观景台折回油坪，蒙蒙的天空突然被迟迟醒来的冬阳冲灌得愈见明媚，若蓝紫幕稀释点靛青，丝云如羽似纱，朗朗悦目。道旁的油菜虽还矮小，但似乎在亲近和吮吸初冬的暖阳，绿油油的，充满一派生机。发轫火焰山的青花溪，潺潺叮咚的泉水，欢快弹跳，熠熠地闪着光亮，唤回了童年捉蟹的兴致。从油坪向左懒散踱步，越走海拔越高，山渐深，路渐幽，但树色没有跟高度对应着变化。我们在浓重的山影里穿行两公里至高兴组。高兴组的夫妻银杏、槐楠连体树、枫香等奇崛古树尤为显目，吸引我们驻足凝视。夫妻银杏相距不足5米，枝枝相牵，叶叶互叠，已深情缠绵了三个世纪。母银杏的周身紧围着数株不足半丈高的小银杏，恰似一位慈爱的母亲怀抱她的孩子。千年国槐楠木同株异枝，仿佛是共用一个嘴巴的连体兄弟，给人以团结向上的感动。200多年的古枫香，树冠铺得很远，姿态从容悠然，叶子尽情释放着储蓄的温度。树下少有落叶，不用担心沉重的脚步伤及到它们。金黄润泽的银杏叶、紫红剔透的枫香叶，比街道旁的叶子幸运多了，毫无烈日灼伤的痕迹，依旧繁茂地攥紧枝头，不愿飘落，就像岐山的冬早已来临，而它的秋却迟迟不肯离去。

临近正午，阳光又暖了些。薯香，从高兴组的一家院子传来。一位老人在前坪埋头晒牛筋薯，良久才觉察我们的到来。我们在前坪歇脚，老人泡来一壶秋菊。不等我们

询问，她就顺着身旁狗儿摇尾的方向，指着对面状似火焰形若笔架的山峰说，那就是火焰山。

似乎忘记秋冬的递嬗，抑或冬正在孕期，星星点点的红黄，消消瘦瘦的老绿，间或零零落落的鸟声，很细，很轻，温存火焰山敦厚的怀里，被阳光透耀得散发着别样的魅力。倘若偶来屯聚的白云，就赋予了它飞动的灵气。靠近火焰山左侧，毗邻祁东县坐西朝东高耸的尖嘴岩，形如烟囱，体态浑圆，如这座独立不群的院落，蔓生着一份超然物外的孤傲。沿高兴组向上纾行一公里左右，经兴隆组便到火焰山的隘口。都说山高气寒，可在隘口，却丝毫感觉不到凉意。隘口是岐山通往衡阳县的必经道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据说，1944年，衡阳保卫战的一道重要防线就部署在这里，隘口围砌的石头至今尚留战火焚烧过的痕迹。自隘口蜿蜒延展的石板路，一山中分，或陡或缓或险，似穿珠之线，将火焰山的石亭、泉眼、古冢和遗垣连成一体，融入悠悠岁月。传说一只祸害人间的尖嘴怪兽窜逃至岐山，哪咤三太子奉命捉拿，情急之下将一只风火轮砸向怪兽，山上燃起熊熊烈火，怪兽焚化成岩。风火轮所砸之地形成一个圆形的大洞，可夜观天象卜卦吉凶，还可预测未来。后来，圆洞被岐山百姓运来石头垒砌成关隘，并在一旁修建了风火亭，以纪念哪咤。摸着满是枯苔的隘石，聆听脍炙人口的传说，想象当年肩挑背扛的辛劳、炮轰弹飞的动魄，我们对火焰山的敬仰像浸入内心的醴泉，被推向了极致。

行走在光溜溜的茶马古道，看明晃晃的太阳落下山林，恍惚冬已跟着瑟瑟寒风迎面走来，但仍有影子不声不响尾随身后，慢慢的，暖暖的。

东江的雨

唐丰果

桃花山庄没有桃花
只有路边的野菊
傲骄地开着

东江湖边没有风
有了我们
就有了灵动的风景

有雾
升腾起往事
有雨
滋润着回忆

衡拖南苑的欢声笑语
在东江湖畔再一次响起

我们
在《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里
在“丢手绢”和“三足行”的游戏里
找童年

我们
在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
在不醉不归的放纵里
找青春

我们醉了
东江湖也醉了
我们醉在往日的情谊中
东江湖醉在朦胧的细雨中

东江湖的篝火
照亮了我们来时的路

冬宴

李志胜

北风抹桌，落叶凑座
小翠小绿菜畦卧
薄凉如等待
背景音乐来自落单、失意的鸟雀
至于对愁眠的虫豸
筹粮、挖洞、备荒的游蚁
均不在主会场
邀约之列

一夜之距，甚至眨眼之间
冰冻，会偕佛性
盈门。雪花铺开洁白的桌布
上唐诗，上宋词
上胡萝卜、五花肉一样的拙真璞趣
远方点亮的一只只
大红灯笼
那是故乡举过来的杯盏

新河花洲

唐兰荣

说到常宁必去的旅游景点，一定少不了新河镇的浯洲岛。因岛上遍种奇花异树，处处美丽，四时花香，故以“新河花洲”名其景。它与“古塔培元、印山神韵、天堂湖光、毗峰山色、泉峰曙照、瑶乡漂趣、义山佛光”并称为常宁八景。

这个与祁东县河洲镇一河之隔的小镇，早些年也叫河洲，1995年撤区并乡时才改称新河镇，与祁东县河洲镇区别开来。但当地人仍然习惯称之为河洲，就如同他们习惯把浯洲岛叫洲而不是岛。沿着衡枣高速公路常宁连接线，走过新河镇政府，浯洲岛便在凌空飞架的河洲湘江大桥旁映入眼帘。岛形似柳叶，四面环水，江面开阔，地势平坦，岛上林木葱郁，水塘如珠，风光秀丽，堪称湘江明珠。衡岳之气南来，洞庭余波北去，悠悠湘水和浯水滋养着宜城西部小镇的繁华和小桥流水人家的宁静，千百年的岁月在此沉淀，成为当地人的情怀之所在。

要领略浯洲的美，当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上岛步行和坐船环游。几阵春风过后，当你踏上浯洲岛的一刹那，时光仿佛就此也慢了下来，那迎面的清风里飘着一丝丝甜味儿。所见之处，一花一木，春意盎然。远处峰峦叠嶂，江天一色，纯净得一尘不染。还不时听到各种鸟儿在枝头展示优美的歌喉，唱出婉转的曲子。在这里，可以远离都市喧嚣，走进自然淳朴的乡村，在弥漫着晨雾的茶园里品品茶、在开满野花的小坡上采摘一把自己喜欢的花，呼吸着充满泥土和青草芬芳的空气，尽享田园乐趣。此时，倘若是情窦初开的少女，就不妨穿上一条白色长裙，再戴一顶白色宽沿帽，肯定能拍出明信片一样的效果来。哪怕你只是

简简单单晒晒太阳，也能达到如白居易诗中写的“初似饮醇醪，又如蛰者苏”，最后到“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的忘我境界。

临水而居的浯洲村民，每年端午节划龙船，是他们最隆重的节日活动。据老辈人讲，有一年，河边不知为什么突然浮过来三艘龙船，洲上的人们甚是高兴，马上把船划上岸。从此以后，这三艘龙船就成了每年端午节划龙船的“主角”，闲时就供奉在祠堂里。有了这三艘龙船之后，浯洲岛很少再遭受水患。旧时，在浯洲岛上还有浯洲寺，湘江中往来商贾客船皆靠岸礼拜，求保平安；有飞来钟，传说罩着一条兴风作浪的恶龙；有铜钱岩，深数十里，铜钱岩边直达洞庭的深潭。

而坐船环游则是小客船缓慢地行驶在湘江河上。一江碧水，依旧是澄蓝澈底。两岸街市，依旧在袅娜迎人。每当夜幕降临，那是洲上最迷人的时候。落日余晖，渔舟泛过，宛如一幅天然生就的山水画卷。

浯洲岛的岸边就是新河老街，遗留下来的老房子一边依着花红柳绿，一边枕着潋滟水光。而间间敞开的门扉里，藏着人间烟火，等着远行的家人归来。走进它，仿佛走进了一段水上人家的旧时光。河埠上有人洗涮，院落门口满头华发的老人拉着家常，择着蔬菜……倘若看得细致，还会发现不少带着现代生活气息的痕迹：外墙隐蔽处的空调、村民家中的冰箱彩电。让过去和现在有了奇妙而和谐融合的新河镇，难怪能拿下“全国重点镇”的美誉。

曾听人说，不到湛江东海岛，不明白海鲜为什么叫“生猛”？我却要说，不到新河浯洲，不清楚鲜鱼原来可以如此甜美。正所谓

靠山靠山，近水吃水。新河餐饮一条街里有盘龙黄鳝、酒糟猪手、鸡杂哈米等许多令人欲罢不能的特色美食，但最吸引人的还是久负盛名的“河洲鱼”。一方面，鱼的吃法可谓多矣，清蒸、清炖、红烧、油炸……各有风味，难分轩轾。但“一鱼十味”才是这里的绝唱。黄金鱼头、生烧鱼丁、蒜香鱼片、香酥鱼排等十种做法，使客人常吃常新乐此不疲。一种食材，竟能做出那么多道菜来，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另一方面，它的主要材料是新鲜的湘江鱼配以独特做法，使人食指大动，胃口大开。新河镇属紫色页岩丘陵区，湘江河穿境而过，以塘库稻田养鱼而闻名，因独特的土壤、水质条件，鱼质肉嫩、味鲜，油而不腻，口感甚佳。历史盛传“河洲煮鱼不用油，一家有鱼万家求”，指的就是新河黄皮鱼。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宴招待宾客就曾从河洲取鱼，河洲鱼因此声名远扬，顺理成章地成了人们餐桌上的宠儿，食客口中的佳肴。

也有人说，人之爱鱼，多是因为其滋味鲜美，比如宋代诗人严有翼《戏题河豚》写道：“甘美远胜西子乳，吴王当日未曾知。”另外，有科学研究发现，鱼体内有一种特殊的脂肪酸，与人体大脑中的“开心激素”有关。它有缓解精神紧张、平衡情绪等作用。其实，它还有一种美好的文化象征，鱼是“余”的谐音。

就在你呼朋引伴，酣畅淋漓，大快朵颐，吃出“围炉聚饮欢呼处，百味消融小釜中”的意境来时，一壶清茶，一支烟，古老的鱼风鱼趣，便裹挟着流水声而来：西晋末年，苏州人张翰看到漫天飞舞的黄叶，忽然想起现在正是家乡鲈鱼收获的季节，于是就想起“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唱罢，哈哈，居然马上辞官回乡吃鲈鱼解馋去了。